端午奉祭
张晓东

某年，某月，某日
某一条江边
在夏日里下起了雪

有一个人
披头散发来到了那里
雪花里飘着，暗哑的
“众人皆醉我独醒”

那时候，如果能有一个人陪他温一壶
陪他扬起长长的袖卷
呔，不忧国不忧民
从此，就缺了一个纵身一跃的人
这一跃被定格千年
这一跃，流水不腐化为端午

挂在门旁的艾草
总是被风吹得空空荡荡
有人在大风里，吟唱《离骚》
楚词里的十八个香草美人

在端午里相会，谈论起一个人
就是那个人
在这炎热的端午季
让我们有了纵身一跃的冲动

在这夜色如水的夜里
我们提笔写下香草二字
香草淡香，可提神可入药
可下盅，可痛彻心扉

燃烧的宿命
漂泊青春

火是一剂良药
饮火，就能将每一寸病根点着
供养在心里

水是它的暗疾
燃烧是一节节散装的宿命
我要留些欲火的灰烬

在赶夜路的时候
可以把光的部分取出来口服
对症每一处内伤

把半新的邪念
泡在酒里，每饮火一次
全记在爱情的账簿上
烫伤的，账目里都会有疤痕的明细

祭祀
张亮

鼓声，在叩问天地
旗帜，是招魂的经幡

面对江流，决绝地一跳
傲骨已化为水底坚硬的石头

这是一场延续千年的祭祀
船桨，成了跋涉的倚杖
我用它，搜寻你清癯的倒影
溅起的水花，是你遗落的闪亮的诗句吗
抑扬顿挫的吟唱，也纾解不了满腔的悲愤

行走在岸边，嗅着香草的清香
清一清嗓子，吼两声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香草
王慧

兰芷千丛
长于杜若之洲

牵一片涟漪
沾一点月光
秋露就染上了白霜

河水清清且寒
谁又纫以为佩
披之以裳

在楚，他叫灵均
在晋，他叫靖节
他们都曾经
芳心自许，香润衣袖

他们都离山林洲际不远
在唐朝，那便是王右丞的辋川

遇到迷幻的人间
青萝

各有各的因缘消长
万事万物，都需要相互淬炼
遇到水，遇到火，遇到冰
都不足为奇。我只奇怪于
我们遇到了人间

再一次，天地被打开
夏雨泱泱，我狼狈地从你背后路过
密重重的常春藤攀满篱墙
藤叶湿漉漉地不住颤抖

人间——
一个充满迷幻的名词
佛说众生皆苦
一滴水，亦是汪洋

父亲的药草
晓风

老父亲一辈子精研歧黄医术
终抵不过岁月的阴阳五行桎梏
满头青丝覆满
霜雪，步伐正渐渐蹒跚成
迟缓的脉象

父亲老了
那张脸，纵横沟壑
像一把风刀刻下的版图，沧桑中的
磨砺，呼啸着一路奔跑的星尘

酸梅汤的愁楚
在心里流淌，而父亲
总是自傲地甩开搀扶的手
他说，我还能搭脉开方
煎泡汤药。他说，我还能
将你老娘从四十多天昏迷中唤醒

固执如药石
和着各味药草浓浓地煎熬
而我的祝福
或许，就是深植于广袤原野上的香草
——悬壶济世，则像一盏不眠的灯
照父亲，照我，照世间每一条
从暗夜里走向黎明的路

六月的下午
吴昌裕

刚被蝉鸣叫醒
一颗心，像太阳
另一颗心，像阳光
稻田繁芜，原野沉醉
树静默
缠住了风，阴影困住了小鸟

太阳很远呢
阳光，白得耀眼
蓝天一脸正经
我也默然，悄无声息
脑浆沸腾，四肢扭曲
光阴，是一片空空的白
六月的下午
孤独，静寂
白白的云朵轻轻滚动，像时而传来的
婴儿的啼哭

父亲
诗野

一台老旧单杠发动机
灌满柴油，仍然可以
炼油、耕地、运输……
往返田间
是的，他也做着同样工作

化学实验里
往烧杯里倾入一半絮叨
另一半沉默
组合生成养老、育小
是的，他也有同样化学反应

一生重任，压低他的肩关节
突出第二十一节脊椎骨
慈悲他的名
常以伟岸的形象示人